今文尚書經說考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七

侯官陳喬樅學

商書三十七

高宗肜日弟五十七

今文尚書七

高宗肜日粤有雊雉祖已曰維先假王正厥事

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已祖已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已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見

德之有報之疾也

白虎通謚篇曰謚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爲謚質者以兩言爲謚故尚書高宗殷宗也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爲謚也

爾雅釋天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肜者相尋之意

案周頌絲衣詩箋作融不作肜見釋文段玉裁曰張平子思元賦展泄泄以肜肜李善注云左傳其樂也融融融與肜古字通攷方言融繹尋延長也祭而又祭止是長誼但肜字未審其部居玉篇五經文字皆云

从舟集韻一東引李舟切韻云從肉玉裁謂皆非也

从肉旣無据从舟亦音韻絕遠盡即說文丹部之彤

字形徒冬切疊韻又爲融音同部假借壁中商書固

然而爾雅釋之轉寫小差如般字亦譌作股之類無

煩議改彤爲融也

白虎通姓名篇曰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

日名子也以尚書道殷帝有太甲武丁也於臣民亦得

以生日名子何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

已也

史記殷本紀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

武丁懼祖巳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巳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

漢書五行志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祖巳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劉向以爲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爲王於易離爲雉雉南方近赤祥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所謂六沴作見若是共

御五福迺降用章于下者也

案尚書大傳載武丁有桑穀共生于朝事故五行傳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皆敗亡之異武丁懼而修德用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也

又杜欽傳曰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

又杜鄴傳曰鄴對曰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

後漢書郎顗傳顗拜章曰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

又孔光傳光日蝕對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也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師古曰高宗彤日之辭也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

案江聲尚書集注以孔光此說乃孔氏古文家說今攷漢書儒林傳言周堪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爲最高授牟卿及許商霸爲博士以元帝師賜爵褒成君傳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由

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則光所傳尚書乃大夏侯今文說也江氏偶失檢耳

又外戚傳成帝採劉向谷永之言報許皇后曰書云高宗肜日粵有雊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案隸古定本粵作越越者粵之同音假借字也爾雅釋詁粵于爰曰也爰粵于也爰粵于那都繇於也于於古字通用而於又訓爲歎美之詞故爾雅於字兼二訓爰粵于是曰之訓發語詞也那都繇是於之訓歎美詞也今本尚書有越無粵凡越字皆以於訓之於卽于也此經漢書引作粵據今文尚書也攷魏三

體石經遺字蘇望所摹刻見於隸續者大誥作粤茲
蠢文侯之命作粤小大許君說文引周書曰粤三日
丁亥是漢魏所傳古文尚書亦同今文作粤也漢書
律厤志引武成篇曰粤若來粤五日甲子粤六日庚
戌粤五日乙卯武成篇乃壁中古文孔氏之逸書今
文家所無者而其字皆作粤尤足爲古文尚書不作
越之證惟周頌對越在天毛傳云越於也假借越字
爲之毛詩固古文也豈壁中古文亦假越爲粤孔安
國以今文讀之改從粤字邪近儒以今本尚書越字
爲衞包所改而未有明證存疑焉可也

後漢書劉陶傳陶上疏曰臣聞危非賢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

續漢書律厤志章帝元和二年詔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案隸古定本假作格假格古通用字

三國志高堂隆傳曰昔大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雊雉登於鼎皆聞以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

論衡指瑞篇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已祖已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已

見雖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

迺訓于王曰唯天監下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命

史記殷本紀祖已迺訓王曰唯天監下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中絕其命

熹平石經民中絕命

案隸古定本作唯天監下民較史記多一民字非天天民民中絕命亦較史記多一民字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僅民中絕命四字以上殘闕其文不可攷矣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旣附命正厥德迺曰其如台

史記殷本紀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旣附命正厥德迺曰其奈何

天旣付命正厥德

漢書孔光傳光日蝕對曰天旣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

熹平石經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旣付下闕

案此隸釋所載石經尚書殘碑也付字史記作附太史公所述乃歐陽今文也附付古通用訓誼竝同僞孔傳作孚訓信與今文字異誼異裴駰乃引孔傳以

釋史記司馬貞又以附字依尚書音孚胥失其義矣
孔光傳大夏侯尚書而石經作付與孔光同知蔡邕
所書是用夏侯氏今文也
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毋禮於棄道
史記殷本紀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於棄
道○索隱曰祭祀有常無爲豐殺之禮於是以棄常道
案隸古定本嗣字作司毋禮於棄道作無豐於尼司
卽嗣之省文攷晉姜鼎云晉姜曰余惟司先姑君晉
邦宣和博古圖呂大臨攷古圖薛尚功鐘鼎款識王
俅嘯古堂集古錄皆識此鼎銘皆釋司爲嗣胤繼也

見爾雅釋詁尙書釋文引馬云尼考也謂禰廟也正義引王肅云高宗豐于禰故有雊雉升遠祖成湯廟之異然則史記所謂毋禮於棄道者卽指豐于尼而殺于遠之失也史記此句或據歐陽尙書或以訓詁申釋之無可證明姑仍之据本紀言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帝小辛崩弟小乙立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是小辛小乙皆棄道之君殷所以衰由之武丁爲小乙子祀事特豐於禰故祖已因野鳥入廟訓王以毋禮於棄道當思法成湯修政行德以繩祖武也說苑辨物篇曰昔我高宗成王感於雊雉暴風之變修

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

後漢書鄭興傳興上疏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甯申戒欲其反政故灾變仍見此國之福也

又蓋勳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

又劉矩傳朱穆疏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

又宦者曹節傳郎中梁人審忠上書曰昔高宗以雊雉之變故獲中興之功

三國志高堂隆傳曰此則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八

侯官陳喬樅學

商書三十九

西伯戡耆弟五十九

今文尚書八

西伯既戡耆祖伊恐奔告于王

尚書大傳殷傳曰西伯戡耆

又曰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

又曰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

克耆

西伯既戡𨚕

西伯既𢧵飢

史記殷本紀西伯伐飢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徐廣音義曰飢一作𨚕又作耆

周本紀西伯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徐廣曰耆一作𨚕○正義曰耆國即黎國也

案說文戈部云𢧵殺也从戈今聲商書曰西伯既𢧵

黎邑部云𨚕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从邑杒聲杒古

文利商書西伯戡𨞈據說文則𨞈乃正字作黎作耆作阢作飢皆以聲近假借𨞈出古文尚書耆阢飢出歐陽夏侯等書皆今文也戡字說文云刺也从戈甚聲戡音竹甚口含二切𢦔音口含切則𢦔戡同音而義亦相近也𨞈黎古通用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注引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左傳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之地杜預注亦云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有黎亭也段玉裁曰按說文邑部𨞈下引商書西伯戡𨞈此戡字蓋本作𢦔戈部𢦔下引商書西伯旣𢦔黎此黎字蓋本作𨞈皆後人改也

古文尚書作𢧵從易爲黎今文尚書作耆亦作飢亦作阢皆三家之異文也喬樅謂文選謝元暉詩西龕收組練李善注云尚書序曰西伯戡黎孔安國曰戡勝也戡與龕音義同是李所据尚書作戡矣謝詩西龕二字卽用西伯戡黎語然則戡字又通作龕龕蓋亦三家今文之異字也

潛夫論五德志篇曰太姙夢長人感已生文王厥相四乳爲西伯興於岐斷虞芮之訟而始受命

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罔敢知吉

史記殷本紀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無敢知吉〇

案隷古定本尚書曰下有天子二字漢書藝文志云
劉向以中古文較三家尚書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
字數十史記載今文此篇少天子二字葢亦在脫字
數十之列也又案徐廣曰元一作卜
漢書食貨志元龜岠冉長尺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
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

格人元龜

論衡卜筮篇吉人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耆輒得逆數
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
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

變亟至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

假爾元龜

潛夫論卜列篇尚書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

案段玉裁云潛夫論引尚書格人作假爾此蓋郎如禮記假爾大龜有常之訓疑今文尚書本然然史記作假人假格古通用論衡以賢者訓格人則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也爾字恐有誤喬樅謂作假爾者當是小夏侯本曲禮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鄭注以爲命龜筮詞自是經師相傳舊說爾古字作尒與人相近漢書言夏侯建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

王曰烏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烏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史記殷本紀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

案說文辵部曰返還也从辵反反亦聲商書曰祖伊返汲古本說文祖伊譌爲祖甲惟集韻所引作祖伊不誤返反古通用祖伊返即此經之祖伊反也說文據古尚書故作返史記據今文故作反字耳又隸古定本王曰下有烏呼二字又祖伊反曰下亦有烏呼二字史記述尚書但約舉其詞故文有不具非今文

與古尚書有異也

又案尚書釋文叅七南反馬云叅字累在上段玉裁曰此條蓋經開寶中改竄致文理不通絕不可解玉篇厽部云厽力捶切累壍爲墻壁也尚書以爲叅字七貪切玉篇所云正謂商書此字此未經孫强輩改竄處也蓋尚書本作厽而孔讀爲叅釋文當云厽七南反馬力捶反云累也罪多累在上未改本約當如是所以知者顧野王亦据孔本陸氏音義依孔作首條必孔說也馬鄭音義異則兼載之其條例云馬鄭所有異同今亦附之音後是也馬與孔同讀叅則必

不載故知馬以累訓厽讀力捶反厽絫古通用積累字多作絫而作累乃俗字汗簡古文四聲韻皆云絫字見石經尚書𢦏黎篇字作厽甚協謂爾雅多積絫如邛山腥鬬在上也經典釋文經天寶開寶妄改迄今千餘年遙溯正之孔傳當有厽讀爲參之語如鳥讀爲鳥之比此等疑衞包併删之喬樅謂汗簡古文四聲韻皆言絫字見石經尚書𢦏黎篇則今文尚書作絫可知矣厽絫古今文之異壁中本皆古文故用厽字也

侯官陳喬樅學

商書四十

微子弟六十

今文尚書九

微子若曰太師少師

史記殷本紀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

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之

修德滅阢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徐廣曰阢音耆○索隱曰耆即黎也

案古文尚書太師作父師下文父師若曰正義引鄭注云少師不答志在必死是以少師爲比干然則父師乃箕子矣此古文尚書說也史記殷本紀云微子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又云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又周本紀云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與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是以此篇太師少

師爲瓶與彊二人此今文尚書說也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時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適河海此謂論語微子篇太師摯適齊云云也古今人表太師摯亞飯干三飯繚四飯缺鼓方叔播鞀武少師陽擊磬襄皆系之殷辛時疑摯卽疵陽卽彊皆相近雖傳聞異辭而其事則一也

潛夫論志姓氏篇帝乙元子微子開紂之庶兄也

殷其不有治政四方我祖遂陳于上我用沈酗於酒婦人是用亂敗厥德於下

史記宋世家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於上紂

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集解馬融曰我
祖湯也下下世也
案隸古定本尚書不有治政作弗或亂政沈湎作沈
酗我祖下有底字無婦人是三字與史記所錄文異
据今文尚書則讀婦人是用句絕也
漢書敘傳班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
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
案敘傳云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
殿中詔伯受焉旣通大義又講同異於許商寬中治
小夏侯尚書商治大夏侯尚書是班伯習大小夏侯

兩家今文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辠辜乃罔恒獲

史記宋世家殷旣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集解馬融曰非但小人學爲姦宄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鄭元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

案皆有罪辜隸古定本尙書作凡有辜罪攷尙書正義引鄭注云凡猶皆也是知史記作皆蓋以訓詁字代之

小民方興相爲敵仇今殷其典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殷遂喪越至於今

史記宋世家小民亦竝興相爲敵仇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集解徐廣曰一作涉水無舟航言危也駰謂典國典也馬融曰越於也於是至矣於今到矣○索隱曰尚書典作淪篆字變易其義亦殊

案說文云方併船也儀禮鄭注云方猶併也又云竝併也是史記作竝與亦以訓詁代經文也典喪隸古定本作淪喪錢大昕曰典讀如殄典喪者殄喪也攷

工記輈欲頎典鄭司農讀典爲殄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注云古文腆爲殄是典腆與殄通段玉裁曰衆經音經卷十四尚書曰涉水無津孔安國曰無涯際也按據此則經正文本無涯字傳以涯際二字訓津淺人遂以涯字補入經文非是論語使子路問津鄭注曰津濟渡處說文曰津水渡也古呼可渡處謂之津不開曰涯也涯古作厓厓山邊也或加水旁訓爲水邊僞孔傳以津訓渡處渡處必在涯際故釋經無津爲無可渡之涯際此以地言之史記津作舟航則以器具言之濟渡之地謂之津則濟渡之舟航亦得

謂之津也說文潢小津也一曰以船渡也潢兼二義
則津字亦得兼二義史記津字作舟航蓋太史公述
津之故訓其作津涯者後人依尙書改史記也

竝爲敵讎

潛夫論述赦篇其民乃竝爲敵讎

案仇讐古通用字

三國志王基傳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
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愼

曰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徃

史記宋世家曰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徃○集解鄭玄曰

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

案隸古定本尙書往字作狂僞孔傳云我念殷亡發疾生狂與今文字異義異今据裴駰引鄭君注云云則是鄭本古文亦作出往與史記所述今文同也段玉裁曰尙書釋文及正義暨史記索隱皆不言鄭與孔異蓋今文作往古文作狂鄭從今文讀狂爲往與告去說合

吾家保于喪今女無故告予顚躋如之何其

史記宋世家吾家保于喪今女無故告予顚躋如之何其○集解徐廣曰一云吾於是家保騶案馬融曰卿大

夫稱家躋猶墜也恐顛隊於非義當如之何也鄭元曰

其語助也王肅曰無故告無意告我也是微子求教誨

也

案吾家保于喪隸古定本作吾家耄遜于荒正義引

鄭云耄昏亂也則古文作吾家耄遜于荒此古文今

文之不同也江聲曰吾家保于喪卿大夫稱家保安

也我卿大夫安于喪亡之事恬不知畏亦言不與謀

也喬樅謂徐廣云史記一本作吾於是家保是言我

爲出亡之計庶幾國雖喪而家猶可保微子志存宗

祀故其言如此耳未知今文尙書是否如此姑兩存

之今文無敚隸古定本作今爾無指又躋字作隮躋
躋古文通用然據說文足部躋登也从足齊聲商書
曰告予顛躋與史記文同史記集解引馬云躋猶墜
也是馬本亦作躋字可見古文今文皆不作隮以躋
爲墜猶以亂爲治也

太師若曰王子天篤降災荒殷國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
有位人

史記宋世家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乃毋畏
畏不用老長○集解鄭元曰少師不荅志在必死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

酒乃罔畏畏攷史記述此經無方興沈酗于酒六字據文言天厚下災亡殷國乃不畏天威於詞爲順則此六字疑是衍文也篤毒竺古字通用皆訓爲厚也史記大宛傳其東南有身毒國卽天竺也竺古篤字隸釋載平輿令薛君碑以竺爲篤災畱荒亡皆以音同通假用卽罔之訓不用老長者太史公以訓詁代經文也說文口部曰咈違也从口弗聲周書曰咈其耇長卽引此經文周字乃商之誤耳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史記宋世家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〇集解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犧一云陋淫侵神祇駰案馬融曰天曰神地曰祇〇索隱曰尚書作攘竊劉氏云陋淫猶輕穢也

案据徐廣音義言史記本各不同此乃史記約經文言之當作今殷民乃陋淫侵神祇之犧於義始備稠斂隸古定本作犨斂釋文云讐如字下同徐云鄭音疇馬本作稠云斂也斂賦斂也馬鄭皆治古文而本各不同今從馬作稠者馬蓋据賈逵校定之本从今文也段玉裁曰按依鄭音當是鄭亦讀讐爲稠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退商其典喪我罔爲僕

案說文辵部云退斂也从辵貝聲周書曰我興受其退卽引此經之文也周字乃商之誤僞孔本尙書退字作敗非是此經上文今殷其淪喪史記引作今殷其典喪則知此處亦當同上作典喪也段玉裁曰僞孔本尙書我罔爲臣僕釋文云一本無臣字按無者是也毛詩景命有僕傳云僕附也說文曰古文僕字从臣作䑑恐此是古本作䑑析爲二字也今删臣字

論衡龍虛篇傳曰紂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盈象箸所挾則必龍肝

豹胎夭龍肝可食其龍難得難得則愁下愁下則禍生

故從而痛之

棨案此事亦見史記宋世家疑皆本於伏生大傳也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孩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論衡本性篇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紂之惡在孩子之時

棨段玉裁云此今文尙書刻字作孩其說如此也但古文尙書此語出父師口非微子之言也仲任系諸微子則疑今文尙書多微子若曰四字如晉錄謨之

多舜曰禹曰下文我不顧行遯是爲微子自言其志喬樅謂論衡稱微子曰者皆尚書之篇名非以此爲微子之言也段說未諦又案王氏鳳喈江氏叔澐均斥論衡說爲謬誤喬樅攷呂氏春秋當務篇云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即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啟與衍也尚爲妾既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皇侃論語義疏引鄭尚書注亦云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尚未正當生紂時已

得正爲妻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案紂與啓同母而其父母不欲立紂爲後必紂在孩提之時父母睹其性已不善故耳此太師少師追敘前事其舊云孩子三句當爲述帝乙舊時之言故下云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顧行遯蓋勸微子出亡亦體先王之意思存宗祀也論衡所云微子睹其不善之性句微子下蓋脫一父字稱微子父與呂覽稱紂之父同謂微子父睹紂不善之性雖以爲王子而性惡不能出乎衆庶恐其異日顛墜我之宗社此固太史當時據嫡庶之法爭之以啓衍爲庶以受德爲嫡故云然爾

論衡之語必如此申釋庶爲得之否則仲任自敘言師受尚書經明所讀文書亦日博豈復昏憒至是如鳳嗜尚書後案叔澐尚書集注之所譏耶至於馬融本孩子作刻子訓刻爲㑥俏古文與今文文字旣異師說固殊不能比而同之此則無庸深辨也

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顧行遯

史記宋世家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

故

案史記言今誠得治國至不如去云云亦約經文商今其有次至我不顧行遯而述其大意也微子雖欲出亡而猶不忍去迫至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微子乃不得已聽太師少師之勸而行以爲殷家保全宗祀計此微子與箕子比干所以同稱爲殷之三仁也

後漢書馮異傳異遺李軼書曰昔微子去殷而入周彼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

三國志鍾會傳會檄蜀曰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

又譙周傳周上疏曰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十

侯官陳喬樅學

周書一

太誓上第六十一

今文尚書附入

案太誓不在伏生書二十八篇之內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太誓書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七畧亦云然是當時太誓列于學官博士所課者故師古漢書注章懷後漢書注小司馬史記索隱李善文選注引太誓文皆冠

以今文尚書也王鳴盛曰太誓出於漢初伏孔兩家復皆有之眞孔氏舊書也馬鄭王皆爲之注司馬遷親從孔安國問故載太誓于周本紀中東晉晚出書別撰太誓三篇唐作疏用之而反斥此篇爲僞太誓其後馬鄭王本亡而此篇亦與俱亡矣秦火未焚之書建武亡武成一篇永嘉亡舜典汨作等二十三篇唐又亡太誓一篇良可惜也孔疏謂彼僞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此篇在唐猶存孔頴達親見而云然今攷史記所載猶約畧可尋前段敘觀兵後段敘伐紂但觀兵事反詳伐紂事反畧則

中下二篇亡者較多矣

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

尙書大傳周傳唯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〇鄭注四月周四月也發周武王名也卒父業故稱太子也孟津地名六軍之兵東行

案詩思文正義引尙書太誓文如此與伏生大傳同鄭注云云尙書大傳注也孟津地名二句見詩思文及棫樸正義引鄭太誓注

史記周本紀武王卽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

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索隱曰按文云上祭于畢則畢天星之名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星也後漢書蘇竟傳竟與劉龔書曰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天助也

案蘇竟本傳言平帝世竟曰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章懷注云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一人竟爲講尚書祭酒是竟通今文尚書此所引正說此經之事周本紀集解引馬融云畢文王墓地名馬用古文家說故與今文家解異

淮南繆稱訓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注云尸文王之木主也

桓寬鹽鐵論復古篇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武王繼之載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

三國志辛毗傳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

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

周禮春官大祝疏太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丕天之大律

漢書郊祀志匡衡等議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

又刑法志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爲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漢書平當傳當上書曰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

後漢書班固傳固典引曰汪汪乎丕天之大律○李賢注云今文尚書泰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

大律鄭元注云丕大也律法也

案漢書儒林傳平當與陳翁生俱治歐陽尚書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是當所引書作建功立事者乃歐陽本也匡衡等所引泰誓作立功立事者蓋夏侯本也班固亦習夏侯尚書故引泰誓與匡衡所引文同又匡衡引書以丕天之大律句連接可以引年下惟平當所引有傳於亡窮句在丕天之大律上然則匡衡議及李賢注蓋皆節引泰誓詞也

又申屠剛傳剛說隗囂曰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推誠奉順上應天心下酬人望爲國立功可

以永年○注云今文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也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

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

說苑臣術篇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

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

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

善者國之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

漢書武帝紀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

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

者逐此所以勸善黜惡也

案漢書武帝紀有司奏議在元朔元年時太誓尚未出禮官博士奏議所稱附下罔上云云必古書傳記載有此文因據以爲言非本諸尚書泰誓故不稱書云也蒙竊以泰誓篇中有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既曰予聞必述其詞疑此附下罔上四語與正稽古數句皆卽古之格言所以勸善而懲惡者也此時文王既喪武王初卽位新政之始思與臣庶勠力同心以卒父業上祭于畢之後將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故周公稱古先王格言以告王附下罔上一節是述格言儆戒之詞正稽古立功一節是述

格言勸勉之詞欲武王上承天助下勵臣庶以受先公功故白虎通義諫諍篇亦云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引此經下文尚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也

滑夫論考績篇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則黜地三黜則爵土俱畢附下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其受事而重選舉審名實而取賞罰也如此故能別賢愚而獲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

案潛夫論述附下罔上云云不偁泰誓詞益足證此數語爲古之格言矣附下罔上者刑疑有脫文當作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說苑所引文同泰誓稿中附下罔上四語正周公所闡格言所謂言必則古昔稱先王也

太子發拜手稽首

周禮春官大祝疏太誓云太子發拜手稽首

案賈疏云君拜臣下當從空首拜其有敬事亦稽首故太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太子發拜手稽首是其君于臣稽首事也據有以

下二字則所謂格言者必有其文當即此正稽古云云之詞攷尚書中候我應說文王戒武王曰我終之後但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據此篇上文云太子發上祭于畢下文云太子發升舟則知此云太子發拜手稽首其文當亦在祭畢之後升舟之前皆未稱王之時也

乃告於司馬司徒司空諸節允哉予無知以先祖之有德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功畢立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遂興師

尚書大傳曰乃告於司馬司徒司空諸節亢才予無知

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戮力賞

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

周本紀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

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

○集解馬融曰諸節諸受符節有司也○徐廣曰一云

予小子受先公功

必力賞罰

白虎通諫諍篇君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於臣無

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

若爲臯隱爲不可殆也故尚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案大傳亢才史記作信哉才哉古通王引之曰亢乃允字之誤司馬子長以訓詁代經文故爲信也畢立白虎通引尙書太誓文作必力與史記字異而聲同太平御覽引伏生大傳作戮力雖與白虎通文字有異而訓義皆通戮當作勠說文力部云勠并力也从力翏聲

師行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號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

周本紀師尙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集解鄭元曰號令之軍法重者

案史記齊世家注引劉向別錄云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詩大明毛傳亦云師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正義引鄭太誓注云師尚父文王于磻溪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太師號曰尚父尊之諸說竝同

齊太公世家武王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索隱曰本或作蒼雉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又王充云蒼兕水獸九頭今誓衆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此文上下竝今文泰誓

淮南子覽冥訓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

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

論衡是應篇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兕倉兕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倉兕害汝河中有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尚父因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

案淮南及論衡所載卽述此經杖鉞把旄以濟孟津之事當渡時疾風晦冥波流逆擊故尚父號蒼兕威衆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也此皆今文尚書說馬融獨

以蒼兕爲王舟楫官名蓋據古文說故與今文家異

後漢書蔡邕傳曰尚父者太公輔周尅商故特爲其號

韋昭國語魯語注書曰後至者斬

三國志魏志注荀攸勸進表曰呂望因三分有二之形

據八百諸侯之勢暫把旄鉞一時指麾

三國志注引獻帝紀蔡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爲師輔

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爲尚父

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

羣公咸曰休哉

尚書大傳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

出涘以燎之羣公咸曰休哉

案詩思文正義及後漢書杜篤傳注引此文並作今文泰誓又尚書正義引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太誓同

白虎通爵篇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也

周本紀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臣聞天瑞應時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

也○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謂伐紂之時有此瑞
又終軍傳終軍上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
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
符合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殷水德魚水物魚
躍登舟象諸侯順周以紂畀武王也
又司馬相如傳相如上封禪書曰蓋周躍魚隕杭休之
以燎微夫斯之爲瑞也○應劭曰杭舟也休美也○師
古曰燎祭天也謂武王伐紂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
後漢書光武紀羣臣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萬里合
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注引尚書中候曰

武王伐紂度孟津白魚躍入王舟長三尺赤文有字告
以伐紂之意也
又王霸傳霸謝曰神靈之佑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
此〇注今文尚書曰武王渡盟津白魚躍入王舟
案周頌思文正義引鄭大誓注曰白魚入舟天之瑞
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色天意若曰以殷
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
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厓也王出于岸上
燔魚以祭變禮也又引尚書中候合符后曰魚長三
尺赤文有字題之目下授右注云佑助也天告以伐

紂之意是其助然則目下有此授右之字也而彼授右之下猶有一百二十餘字乃云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消盡其鱗甲之上有此字非目下所能容今攷論衡紀妖篇云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此亦其赤文之字也又中候我應篇文王戒武王曰我終之後但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與此經升舟稱太子白魚入舟之下稱王䟽取適相符合故鄭君以爲得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據周本紀先記白魚入舟火流爲烏後述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殺王子比干

囚箕子于是武王徧告諸侯乃東伐紂是觀兵之時三仁尚在位也鄭注皆用今文尚書說史記集解引馬融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雖與鄭義稍異亦本今文家說隋志引洪範五行傳曰魚陰類也下人象又有鱗甲兵之應也然則馬說即本此傳矣

論衡紀妖篇曰太公釣得巨魚刳魚得書云呂尚封齊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

後漢書杜篤傳論都賦曰燔魚剸蛇莫之方斯○注云今文尚書泰誓篇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

王跪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鄭元注曰燔魚以祭變禮也

三國志先主傳許靖等上言曰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

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

三國魏志注引桓階等奏曰周武中流有白魚之應不待師期而大號已建所以祗承天命若此之速也

又魏志注引劉若等上書曰雖有虞儀鳳成周躍魚方今之事未足以喻

又魏志注引太史丞許芝曰昔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舜禹有天下鳳皇翔洛出書湯之王白鳥爲符文王爲

西伯赤烏銜書武王伐殷白魚升舟高祖始起白蛇爲

徵巨跡瑞應皆爲聖人興

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

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復哉復

哉

尙書大傳武王伐紂觀兵于孟津有火流于王屋化爲

赤烏三足

周本紀旣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

赤其聲魄云〇索隱曰按今文泰誓流爲鵰鷙鳥也馬

融曰明武王能伐紂鄭元云烏是孝鳥言武王能終父

業亦各隨文而解也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天瑞應時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視火烏之瑞迺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
又王莽傳曰或光自上復于下流爲烏
論衡初稟篇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論之以爲文王受命于天天用雀與魚烏授之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復用魚烏命武王也
又講瑞篇武王之時火流爲烏云其色赤赤非烏之色

故云其色赤

又指瑞篇魚者水精白者殷之色也烏者孝烏赤者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烏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據魚烏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下也

案論衡所述乃漢經師相傳舊說也皆與鄭注太誓語合詩思文正義引鄭泰誓注云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雕當爲雅雅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大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紀后稷之德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爲牟

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年矣穀盖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按太誓之注不解五至而合符后注云五至猶五來不知爲一日五來爲當異日也言五五至以穀則第五至時乃有穀耳書說烏以穀俱來云穀以紀后稷之德者尚書旋機鈐及合符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農稼今烏銜穀故云紀之也史記集解引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鵰鷙鳥也明武王能伐紂魄然安定意也馬以鵰爲鷙鳥魄之義爲安定若言武王能誅紂則天下安定也誼與鄭異蓋據古文尚書說古文作鵰今文作

烏鄭從今文讀鳳字當爲雅雅烏也烏有孝名見於書說則亦經師相傳之舊誼也

又案王鳴盛云天意須暇紂五年者多方篇曰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鄭彼注云夏之言暇也天覬紂能改待暇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踰年即位爲八年至十三年誅紂是帀五年爲須暇也云武王即位此時三年者帀三年也八年即位至此十一年適帀三年未滿五年見未可誅紂鄭具言此是解五至之意明以天意爲五至示武王當待五年一至爲一年也江聲曰鄭云五日燮

後日數者謂燔魚以祭之明日爲一日數至第六日爲五日也鄭以五日是天須暇紂五年之意一日當一年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踰年卽位爲八年數至十三年伐紂是第六年乃爲須暇紂五年故知除燎日數爲五也喬樅謂鄭據大傳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自七年數至十三年乃第六年故解須暇五年爲帀五年而解此五日爲燎後日數乃祭之第六日也其說未免牽强如據漢書律歷志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則自九年數至十三年適爲五年卽天須暇五年之意矣律歷志載武成篇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

卯不除辛亥日數之則此五日謂是燎祭之第五日亦無不可也餘說詳後

三國魏志注引劉廙等言曰周武未戰而赤烏銜書

三國吳志孫策傳注引吳錄張紘曰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皆因民困於桀紂之政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

又吳志孫權傳注引吳書赤烏元年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以為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

案裴松之三國志注引吳書曰紘入太學事博士韓

宗治京氏易歐陽尙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闓受韓詩

及禮記左氏春秋據此是子綱於尙書習歐陽氏之

學也

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監不遠在彼殷王謂人

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

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商

墨子非命下篇云太誓之言于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

顯德其行甚章爲監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

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

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商昔者紂執有命而行

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

案墨子引太誓文如此今本字多譌舛天字作而商字作帝非是此節皆有韻之文作商則與上文韻叶今訂正之云君子者對諸大夫而言也所云去發不可攷去字疑是告之譌下文去發以非之疑有脫字當云周公旦告發以非之蓋卽董子所稱尙書傳云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之意謂周公與諸大夫言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天有顯德云云皆言天命之不可恃也此篇下文言使上附以周公嘗報告于王是卽以周公此語書以告王此正

君臣相戒之詞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孟子萬章篇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趙岐注曰太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

案馬融書序舉書傳所引太誓五事不在太誓中者孟子滕文公篇引太誓曰我武維揚五句其一也而萬章篇引太誓兩句不與焉則此兩句實見尚書太誓篇矣詳此二句當次在受之大商文下茂哉茂哉文上庶語氣一貫也

茂哉茂哉

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曰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案尚書傳申釋周公曰茂哉茂哉之意言天命不可恃當敬承之則此茂字當是與懋通懋勉也臯陶謨懋哉懋哉董子對策引書云茂哉茂哉彊勉之謂也是其確證已

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

周禮大祝職賈公彥疏曰太誓得火烏之瑞使上附以

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

漢書劉輔傳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師古曰謂伐紂時有白魚赤烏之瑞也

案周禮疏所引太誓文又見儀禮士昏禮疏及禮記檀弓正義節引蓋周公喜得此瑞而即戒以天命之不可恃劉輔云君臣祗懼動色是正說此經茂哉茂哉之義也王鳴盛曰據大祝疏備太誓得火烏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云云則此節正當在此其云

周公書殆卽所謂茂哉恐恃者故王動色變正劉輔
所云君臣動色相戒是也
三國志楊阜傳阜上疏曰昔周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
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
猶憂懼況有灾異而不戰竦者哉
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皆曰受可伐王
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乃還師歸
周本紀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
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
又齊太公世家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

與太公作此太誓

又秦楚之際月表序曰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弒○索隱曰謂湯放桀武王誅紂也

案八百諸侯至不謀同詞四句見馬融書敘僞太誓文又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至未可伐見詩閟宮正義引太誓文攷尚書正義謂太誓上篇是觀兵時事然則史記自武王上祭于畢至還師歸皆觀兵于盟津時事也茲錄爲上篇如左

漢書婁敬傳敬說曰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

百諸侯

案婁敬說高祖在漢五年是時伏生壁中書且未出無論後得之泰誓蓋泰誓之文往往散見於傳記中故婁敬得據以爲言也

新序善謀篇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滅殷

論衡恢國篇紂爲至惡天下叛之武王舉兵皆願就戰八百諸侯不期俱至

越絕書曰武王以禮信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

一旦會于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還諸侯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刳妊婦殘朝涉武王見賢臣已亡乃朝天下興師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粟以賑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信也

案據此是微子之封於宋在武王時事與禮記言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正合遂後武庚叛誅遂以微子紹殷爲二王之後作賓王家耳非於誅武庚後始受封也

後漢書劉元傳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爲紂未可伐斯時有未至者也

又公孫述傳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彊者也

又鄭興傳興說隗囂曰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尙服事殷及武王卽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

又袁述傳王舜聞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

又孫策與術書曰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遏而取也

案據三國志注引吳錄云云是此書策使張紘所爲也

三國吳志陸抗傳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

文選班固幽通賦曰發還師以成命○曹大家注云發武王名也○應劭曰成命以成天命也○李善曰周書

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

又任彥昇爲范尙書讓吏部封侯表曰八百不謀○李善注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涘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

案李善所引周書皆今文泰誓之詞三家今文尙書已亡而此泰誓篇固存於馬鄭王本尙書中今文古文竝無大異也

三國魏志注引黃初四年詔曰昔周武伐殷旋師孟津

又三國志楊阜傳阜上疏曰武王還師殷卒以亡知天期也